

影响民族地区学校教育的地方权力与民族经济

——以鄂伦春地区学校教育为例

鄂伦春族是我国人口 1 万以内的 7 个较少民族之一，主要分布在我国东北边境地区。目前，鄂伦春族有一个自治旗，10 个民族乡（镇），14 个鄂伦春民族村，其中鄂伦春自治旗下辖的 7 个鄂伦春民族村被称为“猎民村”，有猎户 832 户。2000 年第五次人口普查，鄂伦春族人口 8196 人，其中鄂伦春自治旗有 3571 人，占 43.57%。

鄂伦春自治旗成立于 1951 年，是我国最早成立的少数民族自治旗境内居住着鄂伦春、蒙古、达斡尔、鄂温克、汉、回、满、朝鲜等 21 个民族，总人口 30 万人，其中鄂伦春族占总人口的 0.7%。自建立以来，鄂伦春民族经济社会在近 60 年的时间内完成了“下山定居、禁猎转产、发展多种生产”的三次历史性转变。在国家少数民族政策的指导下，实现了社会、经济、教育的长足发展。然而，相较全国大部分地区，鄂伦春民族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仍相对缓慢。民族教育事业在国家的大力推动下，实现了“普九”的目标，却在实施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本文以东北鄂伦春自治旗及其辖属的猎民村落为出发点，力图在社会环境和文化实践的背景中观察民族教育事业现状及地区内部差异，结合教育实施的社会文化与经济环境，从文化主位的角度出发探讨民族地区教育公平、地方政策导向的问题。

一、鄂伦春自治旗教育概况

鄂伦春族最早的学校教育可以追溯到康熙三十四年（1695）¹，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教育自新中国成立后开始。新中国成立伊始，由于鄂伦春族未实现定居，鄂伦春地区多采取在周边学校增设鄂伦春族学生班，或采取就近入学的方式，解决适龄儿童的入学问题。自 1951 年起，地方政府陆续在内蒙古和黑龙江省的鄂伦春地区建立起民族中小学。经过近 60 年的发展，鄂伦春族学校数量有明显增加。到 2000 年，仅鄂伦春自治旗就有“学前班 82 个，小学 83 所，中学 7 所”。民族中小学有 11 所，其中小学 8 所，中学 3 所。²基本满足了义务教育对学校数量的需求。2002 年末，随着乡镇撤并政策的实施，鄂伦春自治旗撤销了多所村级中小学，将师资、学生合并入乡镇级中小学，其对民族教育的影响后文将进行讨论。

随着鄂伦春族实现了定居，鄂伦春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巩固率及升学率明显提升。据 1958 年统计，鄂伦春族适龄儿童入学率达到 100%。到 1963 年，鄂伦春族定居村屯基本“普及了小学教育”。随着学校教学条件的改善，教学质量不断提高，至 2004 年，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巩固率及升学率均达到了 100%，初中“入学率为 100%，升学率为 72%，巩固率为 98%，合格率为 98%”³。2010 年 7 月，鄂伦春自治旗民族中小学教师及学生情况，汇总如下。

鄂伦春自治旗民族中小学校基本情况统计表（2010 年 7 月）

¹ 韩有峰. 黑龙江鄂伦春族 [M]. 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2002: 181.

² 闵中华, 试析鄂伦春族的教育, [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9(2), 161.

³ 白兰, 麻秀荣, 民族教育与民族发展--以鄂伦春族为例, [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1 (3).

学 校	在校生	班数	少数民族学生数	鄂伦春族学生数
鄂伦春中学	709	22	220	115
乌鲁布铁中学	364	5	54	2
诺敏中学	795	15	133	6
乌鲁布铁小学	116	6	69	12
实验小学	829	20	262	69
诺敏一小	483	14	105	4
诺敏二小	251	10	58	17
大杨树三小	376	11	68	21
托河小学	84	6	36	20
总计	4007	109	1005	266

鄂伦春自治旗民族中小学校师资情况统计表（2010年7月）

专职教师	鄂伦春族教师	其他少数民族教师	专科教师人数	本科教师人数
262	40	182	236	137

鄂伦春地区的民族教育取得了飞跃式的发展。总体来看，尽管在学校数量、教师人数、财政投入、义务教育入学率与巩固率等方面，成绩斐然。然而在鄂伦春地区，城镇与乡村中小学、猎民村与非猎民村家庭子女、鄂伦春族与当地其他少数民族，在教育发展程度、教育资源配置、教育成就取得等方面都存在明显的差异。特别是鄂伦春民族地区内部、城镇与农村的教育发展差距，影响民族教育公平和民族教育目标的实现。

二、教育与经济，地方权力结构的体现

1、学校教育资源的高地与低谷

从本质上看，学校是观察经济、政治和社会文化等领域之间辩证关系和张力的基本结构，是聚集了多种关系和张力的场所。Morrow 和 Torres（1995）在反思教育民族志的研究中，开始关注学校对于权力关系运行机制的体现。Apple（1982）认为学校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政治过程，蕴含了权力的构建力。因此，不同学校的境遇，可以清晰的体现教育领域的权力分配结构，权力的结构也就决定了教育资源（有形的和无形的）的配置。

鄂伦春中学，始建于1981年10月，学校占地面积42453平方米，现有初中教学班9个，高中13个，在校学生709人，其中鄂伦春族学生115人，鄂温克等其他少数民族学生105人，在职教职工100余人。鄂伦春中学是自治旗成立最早，校舍、师资、教学设备最为完善的学校。位于旗首府所在地阿里河镇。旗政府投入大量经费，着力打造民族学校的典型。2004年，投入180万元新建教学楼；维修食堂、宿舍；2005年，投入220万元用于校舍维护；2006年投入350万元，新建食堂、锅炉房；2007年，332万元拨款，新建教学楼、修

缮宿舍和办公楼；2008-2010年，已划拨390万元用于修缮校园与新建食堂。⁴

所有就读于鄂伦春中学初中部（义务教育部分）的鄂伦春族学生，学费、杂费、书本费、食宿费用全部免缴，每个月领取15元的补助（鄂温克族每人每月9元，达斡尔族每人每月6元，从补助上发放上，不同民族学生待遇出现差别）。

每年充足的财政拨款，免费的义务教育以及较为良好的师资力量，这是位于旗政府所在地的重点学校的情况。对比乌鲁布铁镇中小学的情况，学校之间的巨大落差立刻显现。

乌鲁布铁镇地处大兴安岭东麓低山丘陵区，在鄂伦春语中是“孤山”的意思。位于鄂伦春旗东南部，北距旗政府驻地阿里河镇90公里，南距大杨树镇22公里（大杨树是仅次于阿里河的经济较发达的镇）。全镇有人口16946人，少数民族人口2310人。辖区包括20个行政村，其中2个猎民村，别为乌鲁布铁猎民村和讷尔克气猎民村。

乌鲁布铁中学与乌鲁布铁小学一墙之隔，共用食堂、宿舍楼。现共有在籍学生480人（中学364人，小学116人）。中学教师44人（一线教师29人，其余均为行政与教工）。与鄂伦春中学每年财政拨款以百万计不同，乌鲁布铁中学的教育经费是按照在校的学生人数浮动划拨，每个学生每年教育局划拨500元经费。按照学籍登记的364人，2010年的教育经费应该18.2万元。自从2000年阿里河镇鄂伦春中学和大杨树镇重点中学的财政投入大幅加大，家庭条件稍好的学生不断流向那两所学校，有学籍但不在校的学生数量与日俱增，教育拨款则日渐减少。按片区学龄青少年统计，2010年应入学人数约26人，实际只有不到13人进入乌鲁布铁报到。

如此紧缺的经费保证正常的教学工作已属不易，学生食宿费用自然无法再减免，在学校用餐学生每月需缴纳140元伙食费用。尽管2006年财政拨款316万元新建了学生宿舍楼，总面积2500平方米，可容纳240张床铺，意在解决外地中小学生学习住宿问题，然而一是由于再无钱进行内部装修与设备购置，二是学生人数逐年锐减，新宿舍楼一直大门紧锁，成为摆设。乌镇中学的计算机房里是几年前某银行捐赠的10台旧电脑，配置老旧的奔腾三处理器，由于师资缺乏、维护困难，早已废弃多时落满尘埃，学生的信息化教育成为无源之水。

在新的教育管理体制下，教师竞争上岗，双向选择，导致优秀教师资源向城镇学校高度集中。农村学校教师仍严重缺乏，不得不由教育局协调短期借调他校老师，或聘用临时代课教师。乌鲁布铁镇中学英语老师仅有2名，且全部是从其他学校借调来的。不仅教学质量无法保证，连正常的教学都会因为英语教师的流失而时断时续。乌鲁布铁中学的政教主任EZF说：“每年乌中学教师会多发基本工资的5%作为乡村学校任教补助，可没有人在乎这点钱，有能力的教师都特别想调去大杨树和鄂伦春中学任教。一来，在大地方好学校资源多机会多，容易出成绩；二来，收入比咱学校高很多。工资福利撇开，但是周末寒暑假给学生补习，就赶上多半年工资。如果有房子，租给学生补习兼住宿，一个月每人700块，一般能住4个学生，一个月就是2800的额外收入。退一万步，不看那些外快，为了自己的孩子能上个好学校，作为教师也愿意去大杨树和鄂中。当老师的，谁都明白，那的学校条件更好、教师水平

⁴ 资料来源：鄂伦春自治旗教育局提供。

更高，教出的孩子成绩大不同啊！”。

同是鄂伦春民族地区，城镇重点学校与乡村学校，教育资源配置差距之大令人感叹。政策层面上看来，建国初期实行的重点校政策，至今影响深远。虽然 90 年代教育部已经明令取消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学校，但其带来的资源配置的城市中心取向仍未消除，甚至在我国城乡二元格局仍未打破、地区经济发展不均衡的今天，大有越演越烈的趋势。2002 年，全国城镇人口占 39.1%，农村人口占 60.9%，但农村的普通中学却只占 49.6%，城镇的中学数量首次超过了农村。同年出台的农村布局调整政策，使得许多地区撤乡并镇，进而导致农村中小学尤其是村小学、高中的布点大为减少。鄂伦春自治旗乌鲁布铁镇 2002 年撤销了所有村级小学，合并至镇小学。直接的影响是镇小学服务半径大幅度扩大，较远村庄的学生上学路途变的遥远，甚至不得不寄宿学校。额外增加的路费、寄宿费用，无疑变相加重了部分家庭的经济负担。对年龄偏小的寄宿学生来说，独立生活的能力尚不足，远离家长的寄宿生活也让他们增加生活和心理方面的困惑。从 2009 年开始，旗内阿里河地区及甘河等北部乡镇所有乡村高中，全部合并至鄂伦春中学。初中学校，除保留部分猎民村中学外，也一并集中至镇一级学校。

两个学校的例子可见：民族地区教育资源配置不仅与经济发达地区有一定落差，另一方面在民族地区内部，城镇与农村教育资源，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也存在较大差距。教育投入的不均造成了优质教育资源分享的不公平，集中表现为农村中小学办学条件差、教学设施陈旧、师资缺乏、教学质量难以保证等。这样的教育资源配置，让民族地区的农村孩子没有条件享受公平的教育过程，在接下来高中、高等教育机会面前，注定处于劣势。

2、不同家庭学生的不同境遇

鄂伦春自治旗的民族学校均落实了国家“两免一补”的义务教育政策，学龄儿童均有接受义务教育的平等机会，令人称道。这一地区，无论鄂伦春、鄂温克还是达斡尔族，都较为重视子女的教育。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成为向上流动的主要渠道之一。然而校际间教育资源配置存在巨大差异，择校成为学生分化的起点和标志。不同村落、不同经济条件家庭、甚至不同职业的父母，无形中都在推动着学生的分化。学生在进入哪所学校学习这个基础问题上，直接体现的是经济和权力关系，而不是学生本身的资质和学习意愿，这导致教育起点上的不公平，校际间的资源差异也必然使教育过程先天不公。在学业成就上，无论是升入高中、大学继续接受教育，还是在就业的行业、单位方面，这种差距都有明显体现。

个案 1：MCX，女，25 岁，鄂伦春族。乌鲁布铁镇乌讷猎民村人。

出生在猎民村的 MCX 有着典型的鄂伦春猎民家庭的教育轨迹，5 岁学前班，6 岁半进入乌鲁布铁镇小学，初中高中均在鄂伦春中学住校学习，之后顺利进入呼和浩特职业技术学校舞蹈教育专业，毕业通过专科升本科考核，同时回到镇政府作为编外人员工作，等待时机转为正式公务员。

小学初中均为义教阶段，因此家庭无需负担任何费用。作为鄂伦春族，教育待遇相当优

越。初中毕业可直接升入鄂伦春中学学习，无需考试，并且一切学杂食宿费用均免缴，每年免费发放4套校服，包括棉衣（东北地区寒冷，厚重的棉衣是冬日必备的服装）。

个案2: GHF, 男, 23岁, 鄂伦春族。乌鲁布铁镇乌讷猎民村人。

GHF今年从东北师范大学毕业，刚参加了呼伦贝尔盟和旗里组织的两场鄂伦春族公务员考试，希望回到家乡在镇政府工作。GHF的家庭是猎民村较为富裕的，父亲是当年闯关东来到东北，娶了鄂伦春族猎民为妻子。1996年禁猎之后，较早开始了木耳生意，因此收入较为可观。从小学6年级开始，GHF就在父亲的操办下，借读于山东济南的学校直至高考。东北师范大学录取之后，按照2002年3月鄂伦春旗出台的《鄂伦春自治旗民族教育条例》，享受全额学费奖励。他是当年乌鲁布铁猎民村高考成绩最高、录取高校最好的村状元，因此额外享受5000元特殊奖励。

大学毕业之后，他既没选在留在长春任教，也无意在山东找工作，执意要回到鄂伦春旗。他说：“虽然在山东的时间比在家要长的多，可我是鄂伦春族，回来家乡工作顺理成章。旗里对于本民族的毕业生就业有不少优惠政策，而且我的教育背景在同龄人中是比较好的，竞争有优势。在外地，政策不如家里，竞争也太激烈，工作更不好找。”

个案3: WZ, 男, 汉族, 56岁, 汉族。乌鲁布铁镇友谊村人（与乌讷猎民村相距约1000米）。

WZ一家1990年因为躲避计划生育来到友谊村落户，包了4垧地种大豆为生。有三个女儿，大女儿，乌鲁布铁镇初中毕业后，考取江西抚州中专学习。二女儿初中毕业，即出门打工。小女儿今年刚刚考取大连技校。

虽然在鄂伦春自治旗，但是因为落户在非猎民村，而且是汉族，三个女儿的境遇与上述两个个案大不相同。义务教育阶段，虽然免除了学费和书本费，但是仍然要缴纳杂费，并且不享受少数民族每月6-15元的补助。同样，大学和专科的学费未获得资助。大女儿上专科头年的学费家里是卖了牛筹来的，其后几年都是自己依靠勤工俭学积蓄出来的。二女儿因为家里实在困难，便远赴他乡打工，因为觉得父母不给她继续念书的机会，很少回家，与父母日渐疏远。每当谈起二女儿，老两口总是泪眼婆娑，口口的“对不起女儿”。因为无地，所以长期租赁了别家的4垧，每年的租金要5000元，因为今年大旱，几乎绝收。整个7月全家都在为小女儿的学费发愁。

教育资源配置差异令同是鄂伦春地区的学生在教育过程中、学业成就上呈现明显分化。地区间（鄂伦春自治旗与山东省）的教育资源差异本文暂不探讨。地区内部资源配置的公平性，须引起重视。国家针对少数民族地区制定了优厚的教育补贴政策，国家政策以及中央划拨的资金最终的执行和分配有赖于地方政府。因此地方政府出台的地方性政策，对优质教育资源的分配，起着直接巨大的作用。地方权力对教育机会公平，乃至学业成就机会公平的影响极其显著。地方政府并未将教育公平作为民族教育（特别是农村教育）的基本准则和目标，而是延续了90年代起中心重点学校的发展思维，搞教育工程树学校典型。忽略了用正义原则对教育资源分配过程和分配结果的价值判断，也失去了教育资源配置的3种合理性原则，

即平等原则、差异原则和补偿原则。致使学生在义务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学业成就等多个环节发生分化。家庭经济收入和教育补偿政策，是影响当地适龄儿童、青少年教育分化的两个最重要的直接因素。经济与政策的不均衡，正映射出了地方权力结构。

3、地方权力造就地区内部弱势族群

同一地区不同族群、村落，地方权力的对待是有差异的。2002年3月，鄂伦春自治旗出台了《鄂伦春自治旗民族教育条例》同年7月，颁发了《鄂伦春自治旗民族教育条例实施细则》，对《教育条例》的实施做出了具体要求，旗政府还制定了《鄂伦春族大中专学生和其他少数民族特困优秀学生助学金奖励暂行办法》具体规定了鄂伦春族学生考入大中专院校的学生享受助学奖励，鄂伦春职工子女享受50%学费的奖励，猎民子女享受全额学费奖励，其他少数民族特困优秀学生根据学业成绩可享受1000—5000元的特殊奖励。就业政策上，每年大学毕业的鄂伦春族学生，进行统一的专场公务员录用考试，呼伦贝尔盟公务员考试在1月，自治旗的考试安排在8月。每年均有公务员指标，按成绩排名录取。前20名，统一分配政府机关或事业单位。本旗的考试，亦是择优录用。2010年有约90人报考，最终录用20余人。鄂伦春自治旗作为全国重点扶持民族聚居地区，可视为弱势族群地区；地方权力结构的运行，呈现出在地区内部分化出更弱势族群的趋势。

Unger（1982）认为，民族地区的教育，提供向上流动的功能是显著的。通过教育，获得不同层次学校的文凭，成为学生求学的重要动机。但是严格的考试制度，让许多学生尤其是弱势族群的学生被淘汰。而弱势族群学生在受教育过程中，得到的教育资源是处在劣势的，新一轮的教育机会由于前一个过程而变得不甚公平。

教育中的弱势族群，是经济强弱关系的衍生品。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往往是以政策为风向标，地方政策主导着经济发展的模式和速度。以乌鲁布铁镇下辖的乌讷猎民村和二十里村为例。

乌鲁布铁镇乌讷猎民村村共有106户，320人（其中鄂伦春族人口259人）。于2008年10月全体搬迁到政府出资新建的乌讷新村住宅楼，住宅楼为5层板式结构楼房，总面积7011平方米，户均一套80-90平米两房住宅。乌讷猎民村鄂伦春族全部享受城镇和农村双低保（城镇低保160元/月，年底补助600元；农村低保全年600元，半年发一次，年底补400元）。集体耕地2700亩，肉牛110头。2008年3月政府出资建成规模为占地4万平方米，共有菇棚8栋的乌讷猎民村滑子菇基地，当年实现人均增收1452元。2008年，鄂伦春族每人每年享受低保金3520元。有39人享受护林工资，每人每月享受36元。学生全部就学。猎民全部纳入医保。2008年猎民人均纯收入达到4651元。

二十里村始建于黑龙江省嫩江县前进乡，距前进乡二十华里，故得名二十里村。1974年，全村集体搬进至乌鲁布铁甘奎乡。2009年，村总人口数为328人，以鄂温克、达斡尔、汉族为主。村民需要通过申请和镇政府审批，才能纳入农村低保范围。集体耕地2600亩，肉牛35头，猪圈71座，全村人均收入仅900余元。村中大多数房屋为土坯草顶，相当一部

分已年久失修。笔者调查过程，正是一年雨季开始之时，房顶漏水、墙体渗水的现象在村中甚为普遍。旗政府 2008 年曾承诺划拨专款用于危房改造，至 2010 年仍未见资金到位。

三、思考与讨论

以鄂伦春为主的猎民村，人均收入是二十里村的 5 倍。加上不同族群的教育费用减免、补贴的差距。二十里村与乌讷适龄青少年家庭的教育净差是相当可观的。乌讷猎民村所有高中适龄少年均就读与鄂伦春中学，二十里村则因为负担不起高中学费不少学生初中后即外出打工。

家庭的经济条件对子女教育的影响巨大，经济分化的情况若不以补偿性原则加以矫正，必将殃及学校教育，加剧学生在教育过程、学业成就的分化。而学校教育是弱势族群赖以向上流动的途径和提高社会地位的渠道，尤其在少数民族地区更是如此。中央一贯重视少数民族教育，制定了一系列特殊政策措施，重点扶持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学校教育，在入学、收费、考试、录取方面均出台相应的优惠政策。因此民族地区学生凭借学业上的努力，往往有改变自身处境的机会。族群聚居地区内部，出现学业上巨大差异的现象，袁同凯（）已有论述，他认为地方政治环境或地方权力结构网络的分布格局，是促使族群成员吧教育作为社会升迁途径的因素。在当地政府机构和经济、教育主管部门，是否有本族群的人担任要职，对于该村落/乡镇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和教育的发展有着重大的作用。乌讷猎民村与二十里村经济及其学生学业成就的差就，就证明了这一点。

两村的集体土地面积相差不大，作物与耕种方式相同。收入的悬殊主要源于是否享受低保，政府是否对养殖产业投资扶持。低保发放范围由地方政府认定，在哪里发展养殖产业也是地方政府的权力范围。在研究地方社会经济教育等的实际过程中，不能忽略政府公务员（也可称为地方精英）的权力，更不能忽略这些权力的分布对资源分布的影响。鄂伦春自治旗连续多年的针对本族群的公务员招考，已经造就了相当一批鄂伦春族地方精英，从自治旗到乡镇政府，拥有绝对的话语权。厚此薄彼的发展思路不能排除地方政府实现政治业绩的取向，更不能否认地方精英对资源分配的偏向性。人类学研究表明，权力来源于对资源的控制。由于非猎民村在基层地方政府没有人事关系，于是很难争取到用于发展社区的资源。

即使在村落内部，权力分布而造成的资源配置不均衡也很普遍。1996 年的禁猎转产政策，造成了没有耕地或者拥有少量耕地的猎民生活压力增加，刺激了村民开发耕地的兴趣。少数有知识有人事关系的村民通过银行贷款或者向个人借款获得开地的资金。不少获得土地的村民由于没有农耕的传统、农业知识和实践经验匮乏的缘故，耕种一两年就将土地出租给外人。各村大块耕地掌握在少数家庭中，少地、无地家庭数量居多。例如，二十里村 2600 多亩自耕地，集中在 4 户家庭手中。乌鲁布铁朝阳猎民村自耕地 2000 多亩，猎民 WZ 的自耕地达到 600 亩。可以说，以土地占有为基础的收入差距造成了经济分化，而占有土地的是与地方精英有紧密关系的家庭。

中国的政治制度设置了金字塔式的逐级向下的管理格局，即省、市（县）、乡三级。乡

政府虽处在金字塔的底部，但是乡镇政权在国家政权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和作用，基层政权是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组织，是国家各项工作的一个重要落脚点。因此掌握地方权力的地方精英分子是否重视教育，是否重视经济与教育的和谐推进，直接影响到地方学校教育的生死成败。地方精英直接控制着大量的资源，掌握包括教育经费、校舍、教学设备、师资等直接影响学校教育的财人物力资源的分配权力。Apple（1982）指出：学校与社区（村落）之间的权力关系涵盖多个层次或层面，在最凸显的层面上，表现为社区成员对政府决策过程的正规参与程度。如果基层地方政府尤其是教育主管部门能切实倾听各村落/族群的教育需求，真正让各族群成员参与到教育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过程中，切身感受到政府的教育政策可以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困难，实现学业和人生的目标，教育机会和教育过程公平的目标就有希望实现。只有更多样的族群成员通过学校教育向上流动，取得社会地位，成为地方精英，才能够平衡地方权力，戮力同心的制定出符合大多数族群发展方向的经济、教育发展政策，实现良性循环。

参考文献：

1. Apple, Micheal, 1982, *Education and Power*. [M]New York:Routledge.
2. Morrow, Raymond Allen, and Carlos Alberto Torres, 1995, *Social Theory and Education: A Critique of Theorie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Reproduction*. [M]Albany:SUNY Press.
3. Unger, Jonathan, 1982, *Education under Mao: Class and Competition in Canton Scholls, 1960-1980*. [M]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4. 韩有峰, 2002, 黑龙江鄂伦春族, [M]哈尔滨:哈尔滨出版社.
5. 袁同凯, 2004, 走进竹篱教师——土瑶学校教育的民族志研究.[M]天津人民出版社.
6. 白兰, 麻秀荣, 民族教育与民族发展--以鄂伦春族为例.[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1 (3).
7. 白童, 西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义务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J]教育探索. 2005(12):30-34.
8. 查干姗登, 土地占有与鄂伦春族猎民的社会分化--以鄂伦春自治旗猎民村为例,[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10(2):153-156.
9. 褚宏启, 杨海燕. 教育公平的原则及其政策含义[J]. 教育研究, 2008, (1): 10-16.
10. 关志英, 鄂伦春中学民族教育的现状,[J] 呼伦贝尔学院学报, 2002(7):136-139.
11. 何群, 当代小民族教育：社会碎片化场景中的边缘化压力,[J] 中国社会学网 www.sociology.cass.cn
12. 马博, 鄂伦春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与制度变迁,[J]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9):45-49.
13. 闵中华, 试析鄂伦春族的学校教育,[J] 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9(2), 161.
14. 唐戈, 鄂伦春和鄂温克:从狩猎民到农民的困境,[J] 满语研究, 2008(1):89-94.
15. 相华, 吴占柱, 鄂伦春族农村经济发展情况调研报告,[J]黑龙江民族丛刊, 2009(2):43-51.
16. 赵丽. 农村中小学布局调整挑战教育公平. [J]华章. 2009(4):86, 110.